

图说盖世太保史

鲁伯特·巴特勒著 马玉凤等译 陈峰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说盖世太保史

鲁伯特·巴特勒 著
马玉凤 裴瑞成 辛衍军 译
刘天娇 王蕾
陈峰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说盖世太保史/马玉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

ISBN 7-5382-4868-4

I. 图… II. 马… III. 德国党卫军-概况 IV. E51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49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92 千字 印张:9 $\frac{1}{4}$ 插页:4

印数:1—10,000 册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马卫东

责任校对:马 慧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版式设计:李 夏

定价:30.00 元

序

鲁伯特·巴特勒的这本书以令人恐怖的细节追溯了盖世太保的建立及发展。它向人们展示盖世太保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涉及德国生活各个方面的组织——一个大屠杀、施酷刑、进行种族灭绝的机构。

本书的出版时间恰与捷克的一个矿山村利迪泽被毁灭（书中介绍详细情况）五十周年纪念日巧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毁灭行为，利迪泽之所以突出，并不是因为纳粹冷酷、狠毒的策划，而是因为纳粹肆无忌惮地借此来向世界宣布他们的行径。

至此，盖世太保曾一直企图掩盖它的活动，但是到了战争的第三年，世界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希特勒的邪恶行为。他那把利迪泽“从地图上抹掉”的命令一公开宣布，便在全世界引起震惊和反响。几天内就诞生了一个“利迪泽要活下去”委员会，而且成为所有自由国家的口号。战后，利迪泽在一个俯视原村庄的地方重建，并且成为再生与和解的象征。

鲁伯特·巴特勒花费了大量精力记载下盖世太保的活动。他的书适时地提醒人们，邪恶可能随时随地出现。但是，新利迪泽正受到战后世界

上所有经济及环境问题的威胁。污染使利迪泽周围地区的乡村面目全非。五十周年纪念日临近时，委员会认为要求人们在那里植树是最恰当的献礼。我们慷慨地、并且是持久地响应这一号召，这是我们对像盖世太保这样的邪恶势力所必须作出的回击。仁爱终将取胜，新生活势必来临。

如果您愿意支持委员会将来的工作，请向下列地址捐助：

利迪泽委员会

英国伦敦 W36HG，阿卡亚路，蒂尔特伍德 7 号

卢·肯顿

纪念利迪泽五十周年名誉干事

引言

那时，盖世太保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最有效率的警察机构。两万名秘密警察保障了纳粹对德国人，以及1939年之后，对欧洲所有被征服了的人们的牢牢的控制。虽然西方国家坚信希特勒可能会被内部反抗推翻，或者纳粹的战争机器可能会被欧洲的抵抗力量所削弱，但是盖世太保的确为纳粹机器一直运转到最后效尽了犬马之劳。

盖世太保是纳粹恐怖以及纳粹政权的主要机构。它可能会盯上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居何要职，谁也没有豁免权。对此人人皆知。对追捕1944年7月试图炸死希特勒的将军和贵族们，以及追查不愿劳动的工人并使他们屈服于周末劳动教育，盖世太保同样在行。德国人不久便意识到稍有不满的表示，如：在公共汽车上发句牢骚、工作中显得不太愉快等，都可能招来深夜的敲门声。盖世太保组织工作得如此出色是因为它鼓励一种驯服、顺从以及告发的气氛。

维持政治和平只是盖世太保工作的一部分。随着纳粹政权开始追求系统化地反犹太主义，盖世太保便插手迫害犹太人。对于欧洲的犹太人来说，驯服与顺从毫无用处。希特勒和希姆莱的种

族政策从定义上将所有犹太人遣为德国的敌人。盖世太保协助提供可怕的死亡兵团人员，让他们搀杂在德国军队中，追查并谋杀帝国的“敌人”。对所有同情犹太事业的人，庇护犹太人的勇敢的欧洲人，或者将犹太子女视为己有而抚养的人，盖世太保都要清除。纳粹的这个保安机构以偏执的世界观认为，身为犹太人或帮助犹太人就犯了政治罪。

盖世太保在第三帝国是如何逐渐扮演这一角色的呢？1933年，它在柏林一个小办公室里仅仅雇佣300人对已知的共产党人做索引卡片。在它结束罪恶生涯之际，到处都有它的办公室，在实际上控制着希特勒的政治帝国。在12年间，盖世太保以大规模制造国家恐怖，进行政治迫害而确立了令人憎恶的名声。对于盖世太保的发迹，史学家们各持己见。传统观点将盖世太保视为热衷于强化纳粹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希特勒实现要毁灭犹太人的野心的特殊的邪恶现象。稍近一些的史学家们，尤其是德国史学家们认为，盖世太保不仅仅是国家野蛮主义的特殊表现，而且是本世纪里肆无忌惮地滥用国家权力的许多典型之一。新一代的“修正派”作家不赞成强加在德国身上的顺理成章的极权主义系统的观点。他们认为，盖世太保机构以及反犹太策略的发展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顺应了时势和机会，受助于德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同谋及合作，而绝对不是事先预谋好的。

这些新观点具有危险的内涵。民族主义辩解

者和新纳粹作家现在诡辩道，盖世太保并不比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糟糕到哪里。在现代社会里并非德国将邪恶独家垄断。他们争辩说希特勒也并没有计划毁掉犹太人，并没有发生过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他们反而责怪战争形势，责备斯大林主义对欧洲构成的威胁。按这种迂回的说法，盖世太保竟然变成了“欧洲文化”免受共产主义摧毁的机构。

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国家恐怖和大屠杀在其他国家、其他时间也曾发生过，这一事实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说明它的合理性。国家恐怖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发生都是很可悲的。抵御共产主义并没有必要大规模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没有必要大规模迫害屠杀整个种族。盖世太保表现出的无法无天及野蛮主义可以解释，但永远都得不到原谅。

盖世太保的出现及早期发展必须放在希特勒之前的德国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政治警察并非标新立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政府甚至就操纵警察，对政治反对派和激进分子进行监视、迫害。在战争期间，反战分子、共产党员及政治“不良分子”受到监禁和虐待。20世纪20年代，以柏林为基地成立了一个政治秘密警察机构，它的权力逐渐扩大至可以“防止并起诉……一切具有政治特点的犯罪行为”。在实践中，秘密警察更热衷于注意反对左翼政治运动。1933年纳粹开始执政时，他们干脆接管了现成的政治警察机构，征用了其中大部分人员，并强化其权力，清除纳粹政权定

义中的颠覆活动。许多普通德国人从小就把极左派看作是德国人真正的威胁，所以最初纳粹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既不受欢迎，但也并不被看作特别异常。

从那时起，盖世太保开始慢慢建起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拥有警察国家所必备的一切卡片索引、档案柜、审讯中心、间谍和密探这样一整套工具。1933年11月是关键的分折点——纳粹政权成功地摒弃了法规。盖世太保获权任意拘捕、“保护性拘留”，不受任何法律约束，除了对戈林以及后来的希姆莱，不必向任何人打报告。从1933年开始，盖世太保实际上便自成法律，一个扎根于法律之中，尊重法律的传统法治德国被毁掉了。

甚至在那时，如果不是由于野心勃勃的盖世太保领导人，它也绝对不会变成纳粹主义恐怖帝国的中心。在后边的章节里，鲁伯特·巴特勒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人物，是他们建立领导盖世太保并把它变成人们所熟悉的恐怖象征。第一个是赫尔曼·戈林。他当过飞行员，1933年1月进入希特勒的首届内阁。一直到1934年，他都掌管普鲁士警察和政治警察。他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进行恐怖行动，但却难以控制纳粹在夺权之后普遍放纵的暴力浪潮。1934年4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接任了他的职务，希姆莱逐渐获权负责德国全部的警察部队，并将盖世太保变成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冷酷无情指挥下的帝国安全及恐怖中心。从表面上看，希姆莱并不像操纵这个机构的人物。他的举止行为和外表都不像一个恶魔。他谦虚不

摆架子，办事有条理，他不要手腕，从不暴怒。从他的肖像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和蔼可亲的小职员。

在这副外表的后面，他却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希姆莱在内心深处不安、困惑、过分拘谨，并且根本是非不分。他把脆弱个性中的所有焦虑和困惑不安都发泄在那些比他更加脆弱的人身上，即受到他的警察及党卫军陷害的所有政治犯、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希姆莱，盖世太保会不会发展成人们已知的那个盖世太保。希姆莱执迷于纯化种族、净化道德观。他对“政治上、种族上或性方面的离经叛道者”的痛恨赋予盖世太保一种与其他的秘密警察截然不同的特点。希姆莱不仅仅企图得到权力以及保住权力的工具，他还需要一个日耳曼超人种族来为他净化欧洲。他把希特勒猛烈抨击犹太的言论变为现实。希特勒对叛徒及持不同意见者大发雷霆时，他洗耳恭听，然后将他们追捕在案，折磨及至处死他们。这一切都出自他那偏执的、自我放纵的理想主义。

如果说盖世太保的角色、特色是由它的领导人个人野心塑造成型，那么，必须用其他方式来解释它作为一种恐怖工具的成功，即纳粹主义的政治对立派内部的分裂，加之同政治恐怖作战经验的不足。盖世太保成功地渗透并打垮了德国的所有反对派组织和运动。国家将一切反对言论或批评，无论多么温和，都视为叛国罪。这就令任何形式的反对势力都难以滋生，并且使持不同政

见的人不仅受到盖世太保的粗暴对待，而且招致普通德国人的敌视与仇恨，因为他们受到宣传工具的蛊惑，将国家的反对分子全部视为社会不法分子。到了 30 年代末，一个勇敢的德国人若想道出心声，便要面临毁掉前程、家庭，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我们真的希望当年反对纳粹的人多一些，我们也应该会想起那些那样做的人们的命运。

盖世太保的成功也基于一种令它的工作更轻而易举的心理气候的形成。首先它依仗恐惧而发展。虽然盖世太保的行动诡秘，但它的活动方式以及被逮捕的后果却众所周知，这便足以使普通德国人备加谨慎，恐惧万分。那是实实在在的恐惧，但它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惯性，让他们容易服从或口头服从政权及其命令。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德国人变得不闻政治，惟恐一旦思想不对路，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在这种形势下，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开始支持政权，与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并服从它的要求。顺从要比反对容易。岂止容易，甚至还会有奖励。盖世太保之所以能成功地以相对比较小的力量控制众多的居民，正是因为它依靠普通德国人的积极支持，提供情报，充当秘密警察的间谍告发邻居和工友。当然这可能是出自对纳粹理想的真正热情，但事实上常常只是出于追求名利，心怀恶意，打

击报复及墨守成规。在一种惧怕警察的气氛中，常出现警察依靠至少是一部分平民的支持与积极合作的情况，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正是如此。

盖世太保依仗的最后一种心理因素是人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那些与警察合作或支持警察国家的德国人能够说明自己，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无丝毫错误，国家的敌人的确存在，而他们必须出力将敌人绳之以法。相信这一点要比完全反对流行的政治大气候容易得多。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在30年代的种种证据表明，在没有可供选择的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会由衷地相信虚假的宣传。德国也是一样。当伯恩德·恩格尔曼撰写第三帝国生活回忆录时，他回到家乡去采访他当时认识的人。他找到了当时那个把他当做社会民主抵抗分子嫌疑犯逮捕并威胁过他的盖世太保军官。令他惊讶的是，此人并不感到自责。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明白做过什么完全不合法的事。对于他来说，当个盖世太保只不过是一种工作而已。他在联邦德国的亚丁纳以受人尊敬的警察身份退休。

这一切决不能让人原谅那些对纳粹政权所谓的敌人或那些惟一的过错只不过是属于一个不同种族的人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过这的确有助于解释盖世太保如何把人们的恐惧心理惯性行为串通一气以及认可结合起来才能野蛮地强行控制德国人民，并且招募到执刑者及恐怖分子。自从大战以来，在东欧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前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警察就有令人可叹的历史再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 一 章 盖世太保出世	(1)
第 二 章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	(24)
第 三 章 海德里希与党卫军保安处	(42)
第 四 章 血洗冲锋队	(54)
第 五 章 盖世太保无所不在	(72)
第 六 章 盖世太保的战争之路	(92)
第 七 章 盖世太保在东部的战役	(109)
第 八 章 刺杀海德里希	(132)
第 九 章 西方的黑夜与迷雾	(154)
第 十 章 盖世太保和内部敌人	(185)
第十一章 阴谋与代价	(211)
第十二章 今天的盖世太保	(238)
附 录：幸存者	(246)
帝国中央安全局内部结构	(283)
术语解释	(284)
盖世太保级别对比	(287)
鸣 谢	(288)
参考文献	(292)

盖世太保出世

第一章

1933年5月1日，在希特勒帝国的大本营柏林，纳粹分子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集会。自从3月份大选以来，纳粹就掌握了国家大权。这些新的当权人物刻意要把他们的第一个劳动节庆祝得隆重热烈。应邀来柏林的工会领导人受到了盛情款待。他们夹杂在游行队伍中穿过一条条挂满卐字旗的街道。兴登堡总统和帝国的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帝国御花园的儿童集会上发表了演讲。稍后便是演练已久的一幕：10万工人聚集在腾佩尔霍夫机场，神情悲切的戈培尔在为7名死难矿工祭奠，这7个人连同“冲锋队”的一些人都是在他们元首残酷的夺权斗争中丧命的。



图1.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帝国教育与宣传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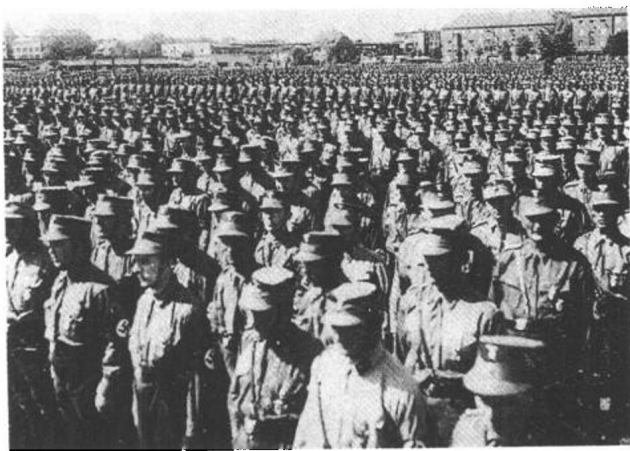


图2. 1933年5月1日，10万人聚集在柏林的腾佩尔霍夫机场庆祝纳粹第一个国家劳动节。

现在该轮到希特勒发表演讲了。元首宣布，从这天开始德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为了表彰劳动，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庆祝“五一”节。这天是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劳动节，它向充满梦想的德国工人传递了一个信息，给他们带来了希望。那就是，一个新的领袖要给予他们的将远远超过他们的梦想。

那么，明天会怎样呢？至少有一个人对此早已心中有数。那天夜里，当戈培尔博士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兴奋地在日记中记下了白天发生的一切。日记中有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明天，”戈培尔写道，“我们要占领工会大厦，那将不费吹灰之力。”

第二天，《德意志大众报》头版刊登出这样的文字：“民族社会主义者接管工会”，“领导人被捕”，“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上午10点，冲锋队扫荡了被诱骗到柏林的工会总部领导人，成群的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暴徒，在他们那长着猪眼睛、脸上带疤的同性恋指挥官霍普曼·恩斯特·罗姆的带领下涌入柏林街头。逮捕58名工会领导人的任务是由普鲁士警察执行的，由他们的总头目，赫尔曼·戈林正式下达的命令。在这次行动中，他们首次使用了一个新名字——“秘密国家警察”，后来很快被简写成盖世太保。

5个月前的1933年1月30日傍晚，整个柏林城都疯狂了。从黄昏到深夜，成千上万的纳粹冲锋队员手举火把，排成队伍，庆祝有史以来最令人疯狂的事件。43岁，出生于奥地利，曾经做过乞丐和无名小卒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成了德国的总理。这看起来确实像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第三帝国的诞生感到欣喜。年迈、刻板、保守的兴登堡元帅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参加过普鲁士对法国、奥地利的战争，曾在1914年任东线总司令。

就在1月26日，他还对陆军参谋长海莫斯坦·伊柯德说，他决不会让“那个波西米亚下士”担任帝国国防部长或总理的职务。战争期间，曾经在兴登堡手下担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在给他旧时长官的信中写道：“我必须郑重地提醒您，那个邪恶的家伙将把我们的国家引向地狱，我们的国家将面临史无前例的灾难。”

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导致了国内生活水平的下降。帝国覆灭以后，国会大厦里的民主党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共和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这引起了右翼分子的切齿痛恨，他们把这看成是背叛。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正准备着要发动革命。在德国的各个城市，煽动与阴谋已经变成了公开的暴力行为。在德国，“民主”被肆无忌惮地歪曲了，即便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际也是如此。这个共和国试图给德国人民一部无懈可击的自由宪法。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1年里，发生了很多



图3.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在给他旧时的长官、兴登堡总统的信中谈到希特勒：“那个邪恶的家伙将把我们的国家引向地狱，我们的国家将面临史无前例的灾难。”



图4. 1933年1月30日，柏林。第三帝国问世。“冲锋队”士兵手举火把举行集会，以庆祝纳粹在大选中的胜利。

事件。事件的发起者都在呼吁暴力的政治变革，这其中有“钢盔党”——一个由右翼民族主义退伍军人组成的组织。1920年3月，魏玛共和国内部右翼分子发动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政变，即所谓的“卡普暴动”，其目的就是要以武力推翻柏林政府。由各种后备军事组织组成的残暴的“自由军”充当了政变的急先锋。“自由军”中的恩哈特分队第

图5. 下图：沃尔夫冈·卡普博士，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曾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920年的未遂政变。

